

讀

畫

錄





錄 畫 讀

撰 工 亮 周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錄 畫 讀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周 亮 工

發 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徐

讀畫錄序

予過龍江。見先生時。值先生作畫人傳。畫人或存或亡。凡爲先生所及見者。率記其梗概。詳略惟意。一若傳以阿堵。譬畫家之寫生。然今距七八年。畫人存者。若梅村、虞山、浮廬。一輩復相繼亡去。而先生亦逝矣。方先生未逝時。忽捃所爲文。付之樵蘇。旣而悔之。雪客承先人遺志。重輯先生集。而傳稍闕略。且有虛列其名者。予再過龍江。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。得重讀是傳。而記以數言。夫烟雲木石。非一定之情。禽魚蟲獸。悉冥頑無識。然而含黃把炭。衣解磅礴。極天下賁命之氣。選蠕之狀。悉見之筆端。而形於腕下。何則。其生全也。先生以寫生之筆。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。猶憶先生傳老蓮。旣已徵事及予。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。令片言所至。畢睹其毛髮而後已。今予集亦傳達。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。夫先生之嘯枯吹匿。何如哉。乃先生已逝。而親見先生寫生者。終不得寫先生生。如先生之寫畫人。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。西河毛姓拜手謹題。

讀畫錄序

畫之興也。其與書契並始乎。在昔結繩既久。河洛孕靈。開萬古文字之祖。卽開萬古圖象之先。故六書之義。首曰象形。畫已濫觴於此矣。有虞氏之十二章。夏后氏之鑄鼎象物。皆此義也。其以山水爲畫。則自宗炳始。炳之言曰。理絕於中古之上者。可意求於千載之下。旨微於言象之外者。可心取於書策之內。是以身所盤桓。目所綢繆。以形寫形。以色貌色。豎劃三寸。當千仞之高。橫墨數尺。體百里之迥。故嵩華之秀。元牝之靈。皆可得之於一圖。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。自是而後。高人曠士。用□寄其閒情。學士大夫。亦時抒其逸趣。凡皆外師造化。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。內得心源。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。興至則神超理得。景物畢肖。興盡則得意忘象。矜慎不傳。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。爲己稻粱之謀也。惟品高故寄託自遠。學富故揮灑不凡。畫之足貴。有由然耳。唐宋而下。始有簪筆而供御。耑藝以名家者。然或位居左相。馳譽祇擅丹青。身本畫師。能事不受逼迫。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。宋立畫學。遂進雜流。猶令讀說文爾雅。方言釋名等篇。各習一經。兼著音訓。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。免墮塵俗耳。風會日下。此義全昧。一二稿本。家傳師授。輒轉模彷彿。無復性靈。如小兒學步。專藉提攜。纔離保姆。立就傾仆矣。昔人有云。山水不言。橫遭點染。筆墨至貴。浪被驅使。豈不冤哉。然而錚錚佼佼。正不乏人。多在冠蓋之中。或饒世外之侶。大約不以此市利者。乃能於中得解。更不以此博名者。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。襟園先生。飛颿學海。掉鞅詞壇。著述等身。不

脛而走。至於繪事。尤多賞心。予嘗見先生所裒唐宋諸家手蹟。神奇變化。觸目怡神。信雲術之靈函。重繒之瓊祕也。下逮時賢。咸加徵集。凡海內之士。有以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見長者。無不曲示獎借。收之夾袋。而海內之士。凡能爲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者。亦無不畢竭所長。以求鑒賞。數十年中。所收不下數千。於。是拔萃選尤。裝潢成冊。一時名流。多爲品題。此讀畫錄所由作也。蓋先生于役淮陽。舟中多暇。乃取前冊。信手繙閱。隨意所至。爲立一傳。或口相立之因緣。或敍作畫之始末。或詩或跋。或繁或簡。不獨山水之神。情躍躍欲現。卽作山水者之面目。具在寸楮尺幅中矣。然亦有至交密友。或翻缺焉者。則以扁舟旣達。酬應遂勞。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。青鏤分於赤牘耳。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。而予謂卽先生已成之書也。蓋先生意中所欲言。筆下所肆及。已露一斑。引而伸之。聞一知十。豈必人人立傳。乃稱全書哉。昔阮孝緒傳寫士。有人所共知。而未必具載。乃其所載。或翻出人擬議外者。禪家參悟。不死言下。畫家筆墨。不墮踐徑。高人會心。正自如是。固不得以定法求耳。然則得先生之意。以讀畫。當不墮作家雲霧中。得先生之意。以作畫。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。繖山張遺瑤星拜識。

讀畫錄卷之一

李君實

清 樸下周亮工減齋撰

李君實太僕日華。一字九疑。別字竹懶。予向未見先生書。讀先生恬致堂集。紫桃軒雜綴。及畫勝。始知先生精繪事。遍覓其手跡。不可得。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。頃在貢院中。偷讀古人書。意味澹心。有欲起舞者。大都古人不可及處。全在靈明灑脫。不掛一絲。而義理融通。備有萬妙。斷斷非塵襟俗韻。所能摹肖而得者。以此知吾輩學問。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。極服先生議論。愈思見先生筆墨。後在都門。北海孫夫子。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。已浙游。又得先生數幅。先生畫。以意少變北苑。而其源則實出巨然。僧梅道人。蒼鬱秀潤。併極出藍之妙。至於題畫諸詩。諸跋。一語兩語。皆妙極形容。坡公之後。未易得其匹也。而最愛其題畫諸絕。一絕有一幅佳畫。有三數幅佳畫。擇其最愜鄙衷者。錄于後。題畫。霜落蒹葭水國寒。浪花雲影上漁竿。畫成未擬將人去。茶熟香溫且自看。爲王章甫畫。黃葉陂深隱釣舟。蓼花瑟瑟水悠悠。鷓鴣睡熟漁翁醉。偷取瀟湘一段秋。寒江待別圖。雲去蘭亭雁影孤。凍痕浙浙上蘼蕪。噓呵滴得梅梢雪。爲寫江干待別圖。題畫與曹允大。黃石堆牆竹掃雲。澗流花落去紛紛。讀書聲到樵人耳。樹擁峰迴又不聞。題畫小卷。江上孤吟欲暮天。一舟橫渡草纖纖。柳花飛盡黃鸝啞。只好低頭聽杜鵑。題畫與沈子虞。烟中浦。激出復沒。霜外柳枝疎。又

斜秋色不禁初到眼。偶因洗硯立平沙。

題畫高孟奕扇

卜築新開水竹扉。日斜烟樹望成圍。數聲柔櫓蒼茫外。多

是尋僧訪鶴歸。

題陸閒田扇

石田茅屋入雲峰。一帶清溪漱玉龍。隱者近從王屋至。天壇移得小虬松。

題畫寶紙與張

書函

雪後茅堂護曉寒。酒餘呵筆佐清歡。不須更簇閒花草。凍柳梢雲已耐看。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恣高眠。

夢入金庭陟紫烟。七十二峰多忘却。聽泉剛記到開先。題畫與沈子廣帳掛元綃烟霧冥。簾波盪盪水涵星。碧雲

不動高天迥。夢遶廬山九疊屏。與沈翠水論繪事因題所畫便而烟沙漠漠夕陽餘。野樹酣霜水溜渠。何處秋光閒入夢。

琵琶亭子對匡廬。

畫沈明允扇

秋林薄處見山巔。霜樾烟柯指顧便。小作沙坳容野艇。空明留與白鷗天。白描梨花

雨香雲淡月霏微。薄薄鉛華淺碧衣。却似道山春宴罷。水晶簾下拜安妃。小扇與樵逸山亭放眼入遙天。疊疊

春沙萬井烟。鬪草踏青兒女事。且教留住賣花船。題畫扇霜柯霧樾冒寒流。上有高人讀易樓。釣處每教雲

氣掩。不令聲跡認羊裘。題畫緒小扇柳淡波寒春事遲。雨晴剛得曬鸕鷀。社回故作閒風調。醉手離岐顛釣絲。

甲子二月。訪陳眉公先生柳上。阻風朱涇。寫風雨雜舟卷。

江店酒香花正穠。午潮初上碧連空。篷籠暫掩蕭蕭雨。柳外晴霞一縷紅。乙丑三月

三日北上。伯遠送余至京口。舟中無事。爲寫小景。雲林興寄轉高孤。老木虛亭傍太湖。曠朗不容塵隔斷。一痕山影淡如無。溪山入夢圖卷

做大釣罷輕舸且蕩烟。遠山遮盡近留巔。不須更怯答簷雨。江樹低梢好繫船。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

先生筆墨者。讀諸絕句。先生之畫滿四壁矣。

董文敏

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。有請乞者。多倩他人代之。或點染已就。僮僕以贗筆相易。亦欣然爲

題畧都不之計。家多侍姬。各具絹素索畫。稍倦則謠詠繼之。購其真蹟者。得之閨房爲多。冊中數幅。皆其極得意筆。山陰祁止祥題。石洞生雲根。觸膚雲自至。壁壘雄怒飛。只作等閒事。孫阿匯題。元人評高彥敬。在子久山樵之上。豈非以氣韻勝哉。元宰先生一筆一墨。真足度世。神品不如逸品。于此益信。倪闈公題。每歎世人輒學倪迂。不能引鏡自窺。何以爲貌。雲間先生嘗云。不讀書人。不足與言畫。夫豈欺我。

吳梅村

吳祭酒偉業。字駿公。晚號梅村。不多爲畫。然能萃諸家之長。而運以己意。故落筆無不可傳者。北海孫寶仍題曰。吾師風流文彩。照映海內。其秀如廬岳千尋。其遠如蜀江萬里。閱此一往。如侍顏色。毛卓人題。裏江秋雨聽瀑。深東澗西田自往還。此中招隱無人到。叢桂風生月滿山。楊大鶴題。野橋流水樹深深。獨看雲峰曳杖尋。忽聽上方鐘磬落。空山何處有知音。

葛震父

葛震父一龍。洞庭人。久客秣陵。晚得一官。不能行其志。棄去。仍歸秣陵。行書妙極。一時臨池之餘。偶及繪事。寫生酷似白石翁。有十集詩行于世。家故不貧。散金結客。晚年金盡。好客猶不已。常于滁陽道上。值二三故人北還。欲有以贈之。顧囊中無一有也。乃一一書借券付之。約曰。他日相過。當一一償此。但希免子餓耳。時人笑之。然頗有哀其志。高其義者。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。候官能始曹先生善。皆年七十三沒。余集三先生手蹟。都爲一卷。顏曰。三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。

趙文度

趙文度名左華亭人。與董文敏同郡同時。筆墨亦相類。世人謂開松江派者。首爲屈指。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。非時輩可及也。吳梅村題云。梅道人有此圖。峰巒險絕。人物叢萃。爲收藏家所賞。此幅蕭疎。見長散乘小果。自足証道。不必學如來面孔也。周廣菴題。翠帶春風。想見張緒當年。元徽之云。流傳畫師輩。奇態盡埋沒。頑榦纖枝。爲近人埋沒不少。方敦四一絕云。雙樹孤舟靜。山空鳥不喧。爲詢垂釣叟。曾否是桃源。

李長蘅

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。與妻子柔。唐叔達。程孟陽。同以品行詩文。重于時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。長蘅與孟陽皆工畫。長蘅常語子柔云。精舍輕舟。晴窗淨几。看孟陽吟詩作畫。此吾生平第一快事。子柔笑曰。吾却有二快。兼看兄與孟陽耳。在都門。孫伯觀雞樹館。遇曲中一姬度曲。公心賞之。作一畫相贈。姬攜回張室中。海內文人游都門者。無不往觀。姬遂成名。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。壓雲突兀一峰蒼。石路寒松共渺茫。莫怪丹青足詩意。詞人解識李流芳。方田伯題。幾家茅屋翠微橫。石壁疎林無限情。絕少人行向山峪。儼然古刹有鐘聲。談長益曰。長蘅僅一北上。遂謝公車。往來湖山。謂可終老。不意遽返道山。每遶遺墨。想見其人。

姜周臣

姜封翁周臣思周。錢塘人。抱瑰異才。入京師無所遇。縱於酒。縱於畫。山水花卉。皆多奇致。醉後逞筆。尤英

英自異也。人索其畫者，不恆得。或怒詈人曰：若輩安足知余畫。顧酒錢乏，則又急作一二幅，與裝潢人郭華陽。郭則跪進酒資。酒資既足，復傲睨不肯爲人作。或怒詈人如故，以故其畫益貴重。至其子真源公，以進士爲名侍御。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。公豁達不羈，好雅謔，常於筵間命人演劇。至相關處，輒嗚嗚泣數行下。座客詢之曰：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，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，今老矣，幾日春風，遂非年少。聲音易觸，徒羨他人，乃知髀骨之痛，唾壺之歎，了不異人耳。聞者羨其達。

陳旻昭

陳旻昭侍御，一字涉江，法名道昕，江寧人。性豪爽，事親孝，交遊廣。詩文古崛，精繪事。爲諸生時，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。長齋繡佛以報恩。三藏僧舍爲家，非大故弗歸。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，輒白公直之。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。癸未成進士，登第後，門無懸額，第無杆旗。堂無優伶，室無妾媵。旣斷葷血，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。余嘗曰：涉江淨人，故多淨筆。每覽其畫，輒引人坐清淨地，涉江作畫，不名一家。畫成必自題其上。雖三數語，亦成一佳文。長篇勿論矣。張稚恭曰：東坡論畫，謂筆略到而意已俱。觀涉江畫，卽筆不到處，意已先矣。涉江著作甚多，皆零星未及鈔訂。同里錢季水藏之。又秋柏五七言詩四百首，亦未刻。余獨不喜其梅花詩。而時人乃競和之。涉江一切都捐，獨於古小小玩弄物，不能忘情。不肉食，不飲酒。而見客飲，雖終夜不厭倦。酒間時出滑稽語，使人絕倒。家大人與涉江善，嘗云：於岑寂無聊中，時憶此老妙舌。

魏考叔

魏考叔之璜。工山水。可稱能品。老年筆尤蒼勁。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。姿顏媚弱。有不勝羅綺之態。殊不然也。淡墨花卉。頗有天然之致。此則可據勝場矣。余猶及交公。蒼顏修髯。似深山老煉士。望之使人肅然起敬。少孤貧。匿影閉門。日事盤礴。天性孝友。養老親。撫諸弟。皆取給於十指。不肯干人。當時留都士宦。比於北往來舟騎。尤夥。慕考叔者。無不造其廬。考叔一無所報謝。惟招之飲。則往。清言獻酬。坐無考叔弗樂也。年近八十。卒於秦淮水閣。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作。以余喜其花卉。故較山水爲多。考叔行書。撫聖教序。楷倣歐率更。別有卷軸。公詩如問朗公病。短榻延朝夕。孤燈伴死生。贈友。載見一回老。相逢各盡歡。皆爲人傳誦。考叔尊人堯臣。亦工畫。尤精人物神像。今天界殿後壁。洞神宮斗母殿壁。尙是其手筆。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。考叔周晬日。其尊人臂之嬖。有叩戶者。趨應之。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。考叔手之堅不捨。尊人歎曰。又一畫工矣。奈何。

魏和叔

魏和叔之克。考叔弟。更名克。亦工山水。寫水仙。則妙極今古。子百雉都。與予爲文字交。嘔心爲舉子業。卒不博一青衿。弟叔夜名珠。亦有聲菽苑。不得志場屋。僅博一貢。皆鬱鬱死。

鄒滿字

鄒滿字典。吳縣人。客遊金陵。遂家焉。君畫筆意高秀。絕去甜俗一派。故足俯視餘子。家貧能自行其志。嘗以除夕視餅粟。餘升許。復覓楮數枝。爲二親一日供。凌晨出郭外。登雨花臺。高歌竟日。逮暮而返。居平

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。所居東園水濱。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。顏曰節霞。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。不妄就人。所往還。葛霞甫一龍。顧與治夢游。劉今度象先。程望尼希孔。數人而已。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。余又交其子喆。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。

鄒方魯

滿字仲子。喆字方魯。畫宗其父。圖松尤奇秀。守節霞閣。敬事父友。謹慎保其家。予北還。贈以詩。板橋花隙種桑麻。織屨先生悵悼家。只識前修真寂寞。應知後美賤繁華。關心明月人千里。過眼烟雲畫一叉。肯羨東鄰釜底熱。寒門久已節松霞。母沒能盡禮。會葬多名士。

朱翰之

七處和尚。卽朱翰之。睿菴也。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。秣陵畫。先惟知魏考叔兄弟。翰之出。而秣陵之畫一變。士夫衲子。無不宗之。晚乃削髮從芑菑遊。自名七處。人稱之曰七師。數椽南郭外。蕭然瓢笠。不肯輕爲人落筆。但數過諸蘭若。衲子有求必應。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。其在高座寺作者。則絕筆也。方與三曰。凡作詩文字畫。須楮墨之外。別有生趣。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。始稱快筆。然又非狐媚取悅。須極倉古之中。寓以秀好。極點染處。見其清空。始稱合作。七師畫吾無間然。子常曰。每展七師畫。覺一冷面老瞿雲。立於吾前。師望八始寂去。沒後片紙尺素。人皆以多金購之。並南郭諸衲子所有。皆爲人索取殆盡。近則贖筆紛出矣。子知鄒。

朱知鄜

朱知鄜字思遠。翰之先生子也。幼與陸可三、魏百雉、汪子白、羅星子、高康生、予從兄敏求、及余爲同硯友。思遠木獨傑出。頗有文譽。晚乃棄去諸生。工畫。力學爲詩。畫與尊甫並有聲。詩頗奇鑿。予常詢翰之先生。畫於君。君曰。家公筆下。只是打發得開。余曰。打發得開。何足云。君曰。君到打發不開處。始思吾言。世間生死大事。以及文章經濟。到絕頂處。只是打發得開耳。君謂有他異耶。予甚旨其言。君自北回。佚馬傷足。不良於行。攜妻子入溧水山中。或名璆。或名遠。或字遠公。窮甚。衆悲其志。偶入城。病卒於承恩僧舍中。友人殮之。詩數卷。板行與未鐫各半。其子藏於家。子亦能畫。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。不知何從得。思遠作極賞之。自云。恨不見其人。亦思遠沒後知己也。惟度集中稱遠公。余仍作思遠。廿年來。屈指同人。惟星子、康生、與余存耳。追念宿昔之交。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。

陳章侯

陳章侯洪綬。字老遲。亦字老蓮。其稱悔遲。則甲申後也。方伯公之中子。章侯畫得之於性。非積習所能致。昔人云。前身應畫師。若章侯者。前身蓋大覺金仙。曾何畫師足云乎。人但知其工人物。不知其山水之精妙。人但訝其怪誕。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。有過平陽水陸社。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。歸謂人曰。人言章侯杜撰。今乃知道子預做章侯。豈道子亦杜撰耶。家大人官暨陽時。得交章侯。數同遊。五洩。余時方十三齡。卽得以筆墨定交。辛巳余謁選。再見於都門。同金道隱、伍鐵山諸君子。結詩社。章侯謬好余詩。遂成莫逆。

交。余方赴灘。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。可識其曠懷矣。後十餘年。再見湖上。冊中所存。皆在孤山小閣中爲予作者。章侯兒時學畫。便不規規形似。渡江揚杭州府學龍眠七十二賢石刻。閉戶摹十日。盡得之。出示人曰。何若。曰似矣。則喜。又摹十日。出示人曰。何若。曰勿似也。則更喜。蓋數摹而變其法。易圓以方。易整以散。人勿得辨也。初畫楚辭像。刻于山陰。再刻水滸牌行世。及崇禎間。召入爲舍人。使臨歷代帝王圖像。因得縱觀大內畫。畫乃益進。故晚年畫博古牌。略示其意。章侯性誕僻。好遊于酒。人所致金錢。隨手盡。尤喜爲貧不得志人作畫。周其乏。凡貧士藉其生者。數十百家。若豪貴有勢力者。索之雖千金。不爲搦筆也。一齷齪顯者。誘之入舟。云將鑒定宋元人筆墨。舟旣發。乃出絹素強之畫。章侯科頭裸體。漫罵不絕。顯者不聽。遂欲自沉於水。顯者拂然。乃自先去。洩他人代求之。終一筆不施也。以此多爲人詬厲。年五十六。卒於山陰。存詩一帙。余爲藏之。後以歸其子。曹秋岳曰。老蓮道友。布墨有法。世人往往怪之。彼方坐臥古人。豈顧餘子好惡。程翼蒼曰。老蓮人物。深得古法。不意山水亭榭。蒼老潤潔。亦復不讓古人。方輿三曰。北宋閩次平。南宋張敦禮。徐改之。專借荆關而入。自脫北倉躁氣。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。楊猶龍曰。予辛卯于役八閩。定交樸園。酒闌燈地。抵掌天下人物。未嘗不首推章侯也。歸而索晤於錢塘。握手歎然。不似初相識者。爲予作畫數幅。高古奇駭。俱非耳目近玩。珍藏篋笥。庶幾此遊不虛。笑當年陸賈。徒囊中千金耳。何期神物秘惜。世無桓宣武。竟爲盜資。可勝歎哉。黃仲霖曰。予以癸未。別章侯於燕。明年從金道隱。郵筒得章侯書。併書畫扇。意存諄戒。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。己丑過虎林。從南生魯署。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

十種。雄奇凸凹。予謂吾黨當爲老遲惜此腕。不令復作。若令復作者。恐遭龍雷鬼物收攝。又明年。樸園出畫冊四部示余。余見章侯畫益夥。如見章侯蓬首赤體。右手持酒杯。左手抓頭足之垢。擻口張目。談天下古今事。此而不遭龍雷收攝也者。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。予薄命人。章侯一點一畫。俱歷兵火。不復僅存。異日不向生魯乞圖。卽向樸園乞冊耳。章侯爲諸君子所歎如此。

惲道生

惲道生。向後更字香山。香山爲高材生。治詩以制義名世。晚乃棄去。獨工畫。高自位置。恥與平流伍。常以十幅贈余。傲然曰。今人畫特描金匠耳。又常題畫貽余曰。逸品之畫。筆似近而遠。愈甚似無而有。愈甚其嫩處如金。秀處如鐵。所以可貴。未易爲俗人道也。晚年尤縱橫如意。妙極自然。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。嘗登秦岱。得山水雄渾之趣。故其落筆非凡。近可擬王。于一曰。香山如老將橫力砍陣。筆墨所到。山不暇樹。雲不暇懶。沈啓南後一人也。然頗爲俗筆所詆。良由胸中多數行書。少輕媚習氣耳。詩文皆然。豈獨畫哉。余在青齊。得其三四巨幅。是最得意筆。著畫旨四卷。張爾唯太守。屬孫阿雁序而梓之。香山去世。棗梨遂不可問。

邵僧彌

邵僧彌。姑蘇人。性孤癖。詩畫極爲吳人所重。隱於瓜疇。自號瓜疇老人。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。兼葭秋水一船移。自對空江玉笛吹。好景見前誰寫得。月痕猶識邵僧彌。又爲余作結茅圖。季介菴泚題曰。山深木

性枯於石。竹引泉聲冷到扉。此中人知非附熱者。李劬菴念慈題。蕭疎岑寂。無處落些子喧熱。而生氣殊王。坐此中者。當得靜悟。許有介友題。江舟燈火之間。得觀此幀。卽欲置身其間。紀伯紫曰。吾猶及見僧彌。伸紙用筆。蓋惜墨如金者。朱近修題一幀。危峯密樹隱花宮。驢背秋風獨聽鐘。一自乾坤兵革後。丹青留得六朝松。梅杓司題。陰森古樹能藏寺。歷亂奇峯欲插天。獨客騎驢知賞味。想應胸次得蕭然。曹顧菴曰。僧彌爲吳中高士。窮約而死。已二十餘年。梅村先生爲誌其墓。今觀其筆墨間。多有寒氣。宜其貧而妖歟。

鄒衣白

鄒衣白先生。畫法全樞子久。晚年應酬之筆。皆出捉刀人。惟有阿誰章者。爲其得意筆。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富。故其落筆。無一毫近人習氣。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富春山圖長卷。爲子久生平第一畫。先生極愛之。比之右軍蘭亭。屢欲求售。不可得。時時借觀。每一過目。輒題其後。後問卿歿。欲以此圖爲殉。病篤時。投之火中。旋即暈憤。其子急以他卷易之。已焚前一段矣。其子卽攜致先生。高索千金。時先生方困乏。無力售之。把對浩歎。復題數百言于後。以紀其事。悒悒者月餘。其嗜古之癖如此。宜乎其畫超凡入聖也。先生小幅更難得。予所得亦不過數幅。張瑤星題云。衣白先生。畫多寥寥數筆。不求工好。而爽氣逼人。自有生趣。此幅巖壑深秀。屋宇錯落。橋磴參差。於六法中。無不具備。文心之不可測如此。李杞瞻題。隱深峭拔。簡潔孤秀。畫家懸腕中鋒。而無荒雜枯寒之病者。近代僅觀。先生風格性情。畢見是幅。鄒程村題。先伯大父中丞。生平筆墨矜重。不輕爲人作畫。或有偶落數筆。爲門下生所足成者。亦□善本。今人悉目疎曠。歷